文藝座談

主編者：文藝座談社
上海武定路紫陽里
發行者：新時代書局

第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有言在先：

（1）本刊絕對公開，不爲任何方面所包辦，亦不爲任何方面所利用。

（2）凡關於文藝範圍內之文字皆表歡迎，有話儘管說，百無禁忌。

（3）凡經本刊發表之文字，其文責皆由作者自負

文藝座談社啓

定價：

零售每冊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國外三元六角

預告：

本刊第三期是
作家生活專號
七月十五日出版

文學的發展是不是辯證法的

李則綱

文學的發展，是不是辯證法的呢？我們要回答這個設問，最簡單的方法，當先檢閱辯證法是什麼一個東西？然後再回溯文學發展過程是怎樣？

辯證法可以說是人類思維術達到一種最高的形式。牠的基本原則，是：「正」「反」「合」的聯繫，鬥爭的發展，一切事物皆在發展中，對立的統一，矛盾的諧和，一體的分裂，對立物的相互依存，鬥爭中的相互推進，由量的變化而有質的變化，由質的差異而有量的差異等等。牠的構成順序，是：一個「甲」的東西，其自身卽含有其對立物「乙」，所謂內在的矛盾，到了一定時期，「乙」卽否定了「甲」，而成爲「非甲」。「非甲」的自身又含有與牠均對立的「丙」。「乙」與「丙」的關係，如發展，鬥爭，相成，相反諸形態，和「甲」與「乙」一樣。到了一定時期，「丙」又否定了「乙」。而成「非非甲」或「丙」。這時「丙」除增了新的成分外，承受了「甲」與「乙」的一部份，又揚棄了「甲」與「乙」的一部份。所以既不是「甲」的還原。也不是「甲」與「乙」的混合物。牠與「甲」和「乙」的關係，不能全無而又不能盡同。「丙」既成了一個新事物，當然又照「甲」與「乙」所走的路，到了相當時期，又被否定。否定又否定，如此遞續不窮，歷史就事這樣的展進着，推之其他一事一物，亦莫不循着這個原則。

辯證法既是像上面所述的那樣。我們再看看文學發展的歷程如何？

我們所熟知關於文學發展的階段，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新寫實主義等等。古典主義以模仿古人爲美的原則，缺乏熱情而富理智。文體極力保持整飭。牠的着眼是社會的（此處社會的義意，不但與寫實主義不同，卽與自然主義亦是兩道）敎訓的以彫琢爲美，以典雅輝煌見長。當牠發展到極盛的時代，接着來了一個敵手，就是浪漫主義，浪漫主義視規律爲文學的桎梏，尊重自然（與自然主義的自然含義不同）尊重個人的自由，豐富的思想，熱烈的感情，活潑的風姿見長。其文體不像古典主義之整飭，其文情不像古典主義之乾枯，其文境不像古典主義之活靜。「爲藝術而藝術」是牠至高無尙的要訣。以言關係，似與古典

北京圖書館藏
627191

主義對立的相反的。當浪漫主義燦爛一時的時候，不料隱藏於他背後的自然主義抬起頭來，向他爭取文壇的寶座。自然主義對於浪漫主義是將如花的少女，使她成了一個嚴肅老婦。熱烈的情感，要受制裁了；豐裕的想像，是被屏棄了。理智的尊重，個性的隱藏，社會的表現，事實的觀察，客觀的描寫。…都是牠的信條，總之「爲人生而藝術」，是牠的金科玉律。牠與浪漫主義似相反而實相成，她與古典主義似相同而實非還原。自然主義正在風靡一世，文壇的一隅又噓噓的發出反抗的聲息，什麼神祕，象徵，頹廢，唯美，五顏六色的迸發出來。牠們無非對於偏重現實的自然主義發生不滿，美的要求，靈的崇拜，幻想的謳歌，快感的追逐，是牠們的特徵，無論在觀念方面，在技術方面，都與自然主義立在相反的地位。「爲藝術而藝術」，這個老調不妨重彈，從這一點看來，又把文學帶到浪漫主義的老窩裏去了，但是無論如何，牠們是受過科學洗禮，是與自然主義吃過交杯酒的。新浪漫主義自成其新浪漫主義。牠們正在歌忻鼓樂奏其前進之曲，作黃金的甜蜜的迷夢，但是架空的幻想，終於要塌臺的，現實的問題，終於逃避不了的，現實的鎖鍊與魔爪，終於把他們從浮雲裏抓到地下，從輝煌的宮殿裏拖倒垃圾堆旁，於是乎新寫實主義異軍突起。關於新寫實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現在雖然還在發展的途中。但是把「爲人生而藝術」的老招牌再掛，是無疑的。牠把一切個人的問題，都拿社會觀點去觀察，想在現實中發現與主觀相應的事實。就這一點看來，是尊重現實，而又不似自然主義之機械，不蔑棄主觀，而又不似浪漫主義之空架。由古典主義而浪漫主義，由古典主義而自然主義，由自然主義而新浪漫主義。牠們遞承之跡，是不是走了「正」「反」「合」的路綫呢？是不是「甲」的本身就孕着了「乙」的矛盾呢？是不是對立的統一，矛盾的諧和呢？

現在我們可以肯定一句，文學的發展，是逃不了辯證法的路綫呵。

至於「文敎」最盛的中國，「文以載道」，一脈相承，傳得很，沒有那樣五花八門的變異，似乎不用着拿什麼辯證法去觀察。但是縱然撇開最近中國文壇的騷動和變異不說。就是以前文壇最平靜的時代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發展的經過；韓，柳，歐，蘇，歸，方，劉，姚，遞承的痕跡；難道眞不能拿辯證法去檢討，去分析麼？我們希望發現一條文學發展的眞路綫，我們希望中國最近有一部辯證法的文學史。

從早上到下午（備忘錄之一）

張資平

五月廿五日。

早六點半起床。

洗漱後，清理舊報。我一面吃稀飯，一面查看舊申報。無意中發見了某先生的九一八講演。他說『日本的學者（不是御用的）方面是主張公道……』我看見這一句，就要失笑了。日本現代的學者有那一個不是御用的？有那一個學者會對中日問題主張公道？又有那一個學者反對侵略政策的？他們間對于侵略的方式的主張或有些不同。但他們是一致地主張向中國侵略的。某先生對于日本內情，素鮮研究，望以後不要多效時髦，多發革命術語去欺騙青年吧。

又讀到了某先生的名句了，『所以我們知道，只有中日的勞苦大衆聯合起來，才能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一切漢奸！』我不禁噴笑了，幾個飯粒落在鹹菜盤中，惹得妻的一頓怒罵。

某先生這句話無庸費解。因爲日本的勞苦大衆，不是如某先生所說那樣簡單地可以聯合起來的。只淺薄地翻翻日本的無產政黨史，是不足以了解大多數的日本勞苦大衆的思想傾向的。我相信某先生連簡淺的『日本無產政黨史』都沒有研究過，所以才像『聾子不怕炮聲』談起中日間勞動者之國際性來。

其實單就日本現有的無產政黨加以分析，便不難知道他們主張侵略中國的居多數呢，還是可以和中國勞苦大衆聯合的（這是某先生的主張！）居多數？某先生若深加以分析時，我相信一定會失望的。

更進一步，再詳細調查一下日本各工場（國營的，私人經營的）的工人間的小組織，不單『有國際性的』是絕對少數，並且大多數是具有法西斯蒂的意識。中國青年雖容易欺騙，但亦當留心勿爲日本人所竊笑耳。

在日本佔有『勞苦大衆』之大部分的，仍然是農村裏的貧苦農民。友人胡瀛洲君曾假裝日本人深入日本農村去探取農民對中國的態度，及其對于戰爭的意識。結果是怎樣呢？日本大多數貧農的意識是：

（1）中國人是劣等民族，野蠻而殘酷。

（2）中國兵士非常怕死，不能當日本兵的搶炮。

（3）日本是一等國，日本人民是優

秀民族。

（4）日本須將滿洲蒙古强奪，才可以解決人口問題。並且可以支配該地的中國人。

（5）爲國家之利益，我們犧牲子弟之生命亦所不惜。

（6）荒木陸相是日本第一人傑。

（7）滿洲國要人是日本的傀儡。

總之，日本貧農大衆的意識完全受着在鄉軍人的支配，而日本之下級兵士亦多出自農村中，他們的愛國心好像是變爲先天的性質了，決不是如某先生所夢想，可以和中國勞苦大衆相聯合的。

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或有聯合的可能，中日的勞苦大衆，我深信永無聯合的一天。若只發見了極少數的有國際性的日本革命青年的言論，便以爲中日勞苦大衆有聯合的可能，那更是愚不可及了。我以爲那只是言論——空論而已。

現在再看日本產業勞働調查所向工人及農民所調查的結果。（產業勞働時報第四十五期五十二頁）

（A）日本製鋼工廠工人的答案：

（1）主要生產品是戰爭武器，砲彈，大砲，唐克車，炸彈，船具，魚形水雷。

（2）工人總數二千二百人。

（3）勞働時間在九一八前，由上午七點至下午五點。在九一八後，由上午七點至下午十點或十二點。

（4）在九一八後，工人增加八百名。

（5）工人對于戰爭的態度工人若不被徵集至前線，則向外國開戰亦無不可。舊工人喜歡勞働時間的延長，因可以增加工銀。新工人亦因失業問題獲得解決，故贊成侵略。

（6）資本家之煽動戰爭。工廠長每次皆與來工廠參觀的陸海軍軍官協力開軍事講演會而竭吹戰爭的熱度。並强制工人加入『乃木講』。（盡忠愛國的團體）

（B）製鋼公司輪西事業所工人之答案：

（1）主要生產品爲銑鐵等。

（2）工人總數六百名。

（3）勞働時間由上午七點至下午七點。在九一八後延長至下午八點或十點。

（4）因延長工作時間，裁減工人一百名。（因不是軍需工業

工廠，故可裁員。）

（5）工人對戰爭的態度：（甲）此次戰爭是不得已的，不可避免的。（乙）假如可以恢復景氣，亦贊成戰爭。（丙）不願出征，盡都怕死。（丁）但世界大戰一旦暴發，亦當奮起衛國，而參加戰爭。（戊）日本人須制霸世界。不單要打倒中國，還要進一步打倒英，美，法，俄等國。

（6）資本家煽動戰爭。工廠內有在鄉軍人分會，青年團，及青年訓練所。（皆是愛國團體。）被布爾喬亞報章及資本家煽動的工人，九成以上都有好戰的傾向。

以上亦是節錄友人胡君的『中日問題與日本農工階級』。我們由此不難知道佔有日本的勞苦大衆之絕對多數的農工的意識了。即他們的意識仍然是極强烈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那裏能夠起來作反帝運動？那裏有階級意識？不知某先生有何妙法可以聯絡他們！

某先生既主張中日的勞苦大衆有起來聯合的必要，那末，至少須到日本去住一年，詳細調查一番日本農工的現狀，然後開口，才不至陷于『不學無術而又喜炫學』之譏。

某先生大概是把握着了階級意識的革命家了，但是他在後面又說：『只有爲民族生存而鬬爭！』讀至此，我才知道某先生不是患神經病便是頭腦糊塗。筆記至此，S君適來，我以日記示之。他看後便說：

『在今日的文化界，固不少如某先生連發革命的術語以自吹自捧的人，對於某先生又何必吹毛求疵呢？』

我聽了他的話，便擱了筆。

十點，郵差送來新時代月刊社一函，約于廿七日下午三時在南京路福祿壽茶館茶會，並託我轉約黎錦明招勉之兩兄。當即將招待片兩枚加封快遞招兄。

續寫『自敍傳』兩頁。

下午天曇，微雨。妻來說，距端陽節只有三天了，對於一切債務，打算怎樣對付？但我只顧寫稿，不理她。她還嘮嘮叨叨地說，端陽節同時是蘇兒的生日，該多買些東西做個紀念呢。

一個商人與賊
曾今可著

實價四角
上海武定路新時代書局印行

「打麻將」與「談風月」

曾今可

我在新年詞中說過「偶然消遣本無妨，打打麻將」。及「國家事，管他娘」的話。我豈好打麻將哩？我不過是「偶然」的「消遣」而已。我豈不想愛國——不想管「國家事」嗎？實在是「管」不了，連說都不敢多說。如果「薄言往愬」，那麼縱使有人爲我營救，也怕難免於「害」。因舉古人「明哲保身」起見，「國家事」我暫時就只好「管他娘」了。不料我的詞一發表後，竟惹得「思想界的權威」，「文壇老將」，「當代文豪」們，以及「愛國之士」在各處的大報，小報，官辦雜誌，黨辦雜誌，私人雜誌大罵我，說什麼「時代新了我守舊，管他娘哩管他娘！」「人家時長日也長，自應消遣打麻將！」「文豪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管他娘！」一類的話，這算是他們的批評，我的罪名。尤以申報的「自由談」攻擊我最甚，十天之內竟有七八篇罵我的文章，一個小小的「自由談」常常耗費三分之二以上的「寶貴的篇幅」來罵我，好像是爲我出專號似的。我沒有日報副刊做營寨，我只好沉默着。我一直沉默着到現在。（雖然關於「詞的解放運動」曾有蕭友梅，張資平，陽春，郭貞……諸位先生論及，而我始終是沉默着）我萬分的抱歉，因爲我的一句話驚動了「思想界的權威」，「文壇老將」，「當代文豪」，以及「愛國之士」，各處的報紙，雜誌。我以爲我是待決之囚，非「倒」不可的。後來我才知道，我腦海中的「天兵天將」，原來不過是一些「紙人紙馬」！然而，使他們空忙了一陣，精疲力竭了還是於我無損，我又怎能不「歉然於心」！現在回想起來，眞是覺得「罪孽深重」。

那時的「自由談」，據說被某一部分人盤踞着。他們罵「詞的解放運動」，却拿不出什麼理論來推翻這運動，也尋不出主張「詞的解放」的人們的理論上的什麼毛病來，他們只一味地「瞎罵」和「幫罵」！這也能算作是「批評」嗎？中國人的「批評」是「天曉得」的，我們也自然只好「管他娘」了！「自由談」除了對個人「瞎罵」和「幫罵」之外，還起勁地批評政治，諷刺要人；像煞是很「自由」似的　很可惜的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很快地就過去了，現在的「自由談」就不很「自由」了，就只

能「談風月」。「思想界的權威」，「文壇老將」們也都學着我的樣而「國家事，管他娘」了！談風月和打麻將有什麼不同？談風月的刊物到處都是，正如打麻將的人到處都是一樣。如果說打麻將是無聊，談風月也該是一樣的無聊吧？

蘇俄文壇的片斷

毛一波

（1）

革命後十三年間的蘇俄底文學戰線，是斷著的強而有力。特別是在農民文學，同路人文學及新資產階級文學等之國內文學底諸潮流中常為其主導勢力的普羅文學，已走過了初期之幼稚的學習時代，而沿着普羅寫實主義之道次第的近于藝術的成功。

（2）

不消說，現代蘇俄的普羅文學，還具有着種種的弱點。例如以對伴於五年計劃之實施的國家經濟的狀態所捲起之社會主義化的速度相比，則文學之發達的速度是非常遲緩的事是作為蘇俄文學第一弱點而急於要在眼前去清算的。其次是文學的形式或作風上，蘇俄普羅文學尚未能從其他資產階級文學的同路人文學之支配和影響完全脫離的事，及藝術之唯物論的方法論的尚未完成，亦可算作為蘇俄文學的弱點的吧。但是，普羅文學不論在其他怎麼樣的文學集團上是獲得了優勝的最現實的主題，而在那些小說的戲曲的詩的表現中具有相當高度的藝術的技巧。

（3）

因此，廣大的讀者羣衆，特別是勞動者層之對于普羅文學的需要與支持是異常的增大了。寒拉亥莫屋基，顧拉柔可夫，李白金斯基，傅安得埃夫，基爾醒，巴夫埃洛夫，李亞西可等的作品都受着歡迎，而繼續着出版了。

——節譯茂生唯士原作——

比利時作家黎芒里兒

黎錦明

黎芒里兒（Camille Lemounier 1844——1913）生于布魯塞爾，和許多作家一樣，曾習法律，繼任書吏于政府所屬機關。後改學文學，先以批評著聞。他所寫的長短篇作品，多半以農村的生活描繪著稱，他用法文所發表的作品，多半載在巴黎出版的雜誌"Mercure de France"上，最能代表他的作風的是

他的新浪漫主義情調，在他的短篇「玻璃房」(「玻璃房」我曾譯出，發表於「新時代月刊」第五卷一期)裏面便可看到。『一個發癡的女性，天天幻夢着丈夫過去的性愛，在他無謂的溫柔中，最後覺到她的希望被另一女子刼去了。』——短短兩三千字中，却包含了這深長意味的故事。

內山書店小坐記

白羽遐

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祕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着書報。

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爲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却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懷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髮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聽了並不覺得一點難爲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洲角落裏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麼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幹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必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幹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麼話，不想理他。因爲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麼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藍皮語錄

招勉之譯

受人僱傭的文人雖有千萬的讀者，景況是可憐的。天才的文人有十個讀者也是快樂的。

× × ×

一切的教堂全改爲土耳其浴室，這世界上將多麼的有趣喲！

× × ×

最少的，惡魔是不會利用着迷信的；他把這留給上帝。

× × ×

道德是一本經典，這本經典是那班不能遵守道德的人爲那些肯守道德的人而創造出來的。

× × ×

惡魔是個寫實派人；上帝是浪漫派人。

× × ×

說謊語還不在乎，可恨的是潮塗。

× × ×

創造的思想家對唐人說：「這裏是我的工作。做得好一點。」「我不能做出比你好一點的工作來的，」唐人說，「但我能恨你。」

× × ×

異端邪說是進步的秘訣。

× × ×

眞理不是絕對的，否則世上不會有不同的意見。

× × ×

他們從神境走了下來後，新娘破開她的情緒之鎖練，將心情全浸沉在婚姻所給予婦人之新自由裏面；新郎把鎖棟檢起來裝置在他自己的臂膊上。

× × ×

「歌」進來了說：「快樂是我的母親」。「樂」跟着來又說：「快樂追着了憂愁那末我降生了」。

× × ×

道德第一次見了罪惡便問道：「爲什麼你有那般漂亮？」罪惡回答說：「你再也不是好東西了。」

× × ×

女人担憂着她們面上起雞皮；男人却顧慮着他們的腺。

× × ×

在生存競爭裏女人是較弱的性質；在性的競爭裏，她們却是個較强健的。

× × ×

理性說：「老早我便和人在一起的。我給他事實去研究，問題去解決，貽

富來消耗。我重造了這世界。樣樣事我都幹過了，除了改變人們的意見而外。

× × × ×

慈愛不能征服時間的。

勤苦的人的驕傲

孫福熙

我常常坐滬杭火車，從車窗望出去，整齊的田畝中，不論在哪一個季候，都有整齊的美麗的作物，與勤懇的農工，不禁深切的感愧。

初春時候，麥苗靈秀，碧綠的軟墊中，嵌鑲桃紅色的草子花與蕉黃的菜花，無論誰，即使是自命爲美術家的，沒有這樣美麗的成績。此後是豆花，苗床，耕種，插秧，其工作之辛苦美麗，是沒有一種職業可以比擬的。烈日煎熬的時候，風雪侵襲的時候，農人們照常工作，火車中的人苦熱叫冷，農人們只知道低了頭工作，沒有說一句是熱是冷。

坐在火車中的人，看了這樣工作的情況，誰敢不想了慚愧。

辛苦的人有辛苦來安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稻麥裝滿袋，裝運回茅舍，火車上的人，從車窗中望出去，只知道一道豔羨。

至於收入的多寡，農人不能與他人來比擬，商人以資本代勞力，不必勞力也可得利益。做官的每月有一定的薪俸，生病遊玩做照領，還加意外的金銀。

農人們的利益呢，除去捐稅與借錢的重利，所餘的不夠自己吃。

不過，人類不在於私利的取巧，向着權利跑。一種職業，都有一種職業的愛好。如果人人都想經營生利，或者都想做官發財，人類可以滅亡，中國之所以無力振救，就因爲只知圖利的人太多了的緣故。

可愛可敬的農人們，既辛苦而又不能得溫飽，有什麼可以給他們安慰呢？

時代是到了，惟有文藝，生來就是做時代的前導，同情於勤苦的人，使勤苦的人的生活提高。

福煦路上

胡懷琛

上海市農會以五月二十二日爲『崇農節』，各報十多有記載。余於是日過福煦路哈同花園外，園中老樹蔽天，有布穀鳥時時一鳴。令人聞之，眞有無限感慨。信筆書此，寄示同人，或不免謂爲二十世之古裝耳！

破帽遮頭入市行，
微聞時查說春耕。

可憐愛儂花園外，
布穀時時叫一聲。

ROMANCE

徐仲年

我要寫一首 Romance，
但不知從何處寫起；
我要寫一首 Romance，
提了筆又把它拋棄。

月亮是這樣的團圓，
蔚藍天空雲少星稀；
我們正好享受姻緣，
爲何妳向晶盤晞噓？

七年來的相思，心願，
計不盡，理還亂，亂還理；
眼見它們絲絲拼斷，
都是爲了狠心的妳！

我原來是一介村夫，
自知受不了妳的愛，
何嘗敢把妳來欺負？
只怕見青春的摧殘！

妳向我說：『不久再會！』
我明知道妳在打謊；
飲餘的酒酒與死灰，
銀光映着我的彷徨。

現今我認識了死亡，
他才是我們的好友：
常常留在我們身旁，
減輕痛苦，分擔愁憂。

去罷，姑娘！去罷，心肝！
祝妳成功，祝妳平安！
我暗暗把眼淚拭乾，
『我正在微笑呀，妳看！』

可不要忘却了這句
心腹話：整個兒心腸
被掏得似一座古墟，
如果妳再失意情場，

姑娘，切不要來找我：
只當我是一塊糞土，
只當我是一隻燈蛾，
望妳把我永遠棄睡。

妳自己也要小心些：

朝上的玫瑰何等妖豔？
它要萎謝，它便萎謝，
祇須呀一到了晚間！

南京；一九三三，六，九。

詩八行

陳令儀

功名富貴不過鏡中的花——
我只羨慕深山的農家。
良辰美景都可以留得住；
留不住的是流水般的年華！

我寂寞地獨倚着南窗，
人生的甘和苦我都會嘗。
我低着頭讀着「斷腸詞草」，
舉頭却見梁間的燕子成雙。

文藝這賣淫婦

吳廣略

「文藝這賣淫婦，長得倒不錯，這個想佔有她，那個也想佔有她。」記得有姓某名誰者在現代上這樣說過。從「這個想佔有她，那個也想佔有她」的暗示，可知追逐這「賣淫婦」者大有人焉。

「文藝應該是政治底留聲機」普羅同志說。意思是文藝的內容應是政治底的；政治唱什麼，文藝應跟什麼。這樣的，說得刻薄些，這翠仁兄是想把「賣淫婦」當做小妾。

「文藝是自由的。文藝自有她自身的使命。」躲在象牙塔裏的Art for art Sake的人們又如此主張。她們死抱住她（即文藝這賣淫婦）反對人家拉她去當小妾，當陪人睡覺聽人任做任爲的無靈魂的小妾。

爲了這「賣淫婦」，追逐她的人們爭風吃醋，鬧得滿城風雨，有聲有色了。

關於文藝自由不自由的問題，左翼諸公與第三種人已論戰得轟轟烈烈，不亦樂乎了。甚至「左翼文壇的總司令」（郭沫若之言）「文壇老將」（自由談編者封的）的魯迅氏亦身臨戰區親自出陣應戰，其戰爭之劇烈可以想見。這種戰爭關於正確之文藝理論的闡發雖有相當成績；然在「讀者」却是「損失」，在黑沉沉的印刷所裏的貧血的工人却是「遭殃」，他們自然是以這樣的戰爭爲「文閥混戰」（注意：不是軍閥混戰！）而怨聲載道，恨不得爲「文閥」們大鑄銅像，以「遺臭萬年」。鄙人有見及此，「顧念蒼生」，故誓不參加肉戰。苟參加則又有人誤會：以爲是藉加入「混戰」以冀獲得相當地盤，以便搜括民脂以供享樂呢。

我壓根兒沒有想佔有這「長得不錯的賣淫婦」的野心，不過，以旁觀者態度品評一下她倒很願意的。

我以爲，文藝乃是人類社會裏的花

，這花與自然界的花是一樣的意義。

在自然界裏，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花，如紅花，白花，黃花，藍花，野花，……盛開的花，憔悴的花，凋零的花，含苞待放的花，殘花……。這些都是象徵着人類的色相及生活狀況。

春日黃昏之彩霞，誰不喜歡留戀讚賞？反之，雨雪紛飛的嚴冬景象，誰又不憎厭仇恨？春天人是喜歡的，冬天人是怕畏的，這大概是「人性」吧。

看見嬌美豔麗的花，人們油然地要生美麗的憧憬，要努力向上追求美善。反之，看見了凋殘的花朵，被狂風暴雨摧殘的花朵，因而想及它從前或將來的豔美嬌麗情形，就要生同情心，憐憫心，甚至決「粉身碎骨亦不辭」的心去保護它，培殖它，儘可能的使它豔麗，永遠豔麗。

埃及的巍峨崇高的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各大都市的高入雲霄的洋樓，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中國的運河，這些都係廣大羣衆的血與汗，肉與骨的結晶。都是象徵大衆的偉大。

布是工人在黑沉沉的地獄一般的工廠織的，米是農夫在炎炎的烈日下種的，一切日常必需品的來源是工人，農民……都是最辛勞的大衆。

大衆是握着社會進化的權威，大衆是主人翁，一切一切都靠他們去推動。

……是的，這些話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誰說不是呢？但是這樣的口號式的話應該讓政治家去喊去了那是他們的激人鼓掌的動人的演說材料呢，我們不該去庖代或搶來喊的。只要寫出花一般的文藝：豔麗的花的文藝，凋殘的花的文藝，……。這樣，從事文藝的人能如此做得到，便算是盡忠職守了。

照例，晚近流行的文章，總是濃妝豔抹，能夠洋妝：如洒起列甯的香水，馬克斯的香水精，塗上俄國新興作家的胭脂，水粉，香油，……則更有意想不到的効力，這正如女人把黑髮燙得綣曲曲，眉畫得彎長，口塗上巴黎胭脂，指甲擦上寇丹，滿身洒的是巴黎香水精，香噴噴地；一樣的使人側目而視，留留戀戀的盼顧。呵！化妝之効力大矣哉！可是，抱歉得很，我這蠢才雖偶然也買有些他們作家之羣常服的那種化妝品，只是蠢才依是蠢才，不會（不願，不想也）利用它們，迎潮流趨時尚，把文章扮得風騷些，美麗些，摩登些，去吊一般摩登先生的膀子，令他們神魂顛倒，拜倒在鉛字之面（不是石榴裙下或西裝袴下），現在反而寫着這樣鄉下貧窮姑

娘的樸素服飾一樣的文章，一般摩登先生，自然看不上眼。然而，不看就拉倒，反正自己沒意想把文章去與人戀愛。

（文藝雜話之一）

丁丁

丁丁有多少

中國人是好守舊，『老牌』的東西總比『新牌』的好，於是乎有『冒牌』之舉；例如，醬肉店不是『三珍齋』便是『陸稿薦』，糖食店大都是『稻香村』與『野雀齋』，剪刀店便只有『張小泉』。

商店冒牌，在店名上加『×記』，或是加上『眞』，『老』，『眞老』之類，而如今作者也有同名了。以前隔朝代有同名姓的人，可以說某朝某某某，而現在却同一時期有幾個人同一名字了，使讀者弄不清，有的還認爲是一個人的哩，其實『老板』不同，『出品』也迥異了。

這幾個人用的名字都是『丁丁』。

鄙人本名『丁丁』，但現在『丁丁』層出不窮之時，只能說是『丁丁之一』了。不過，鄙人之署名丁丁，由來已久，也可以說有相當的歷史了，這是事實俱在，也無庸贅述。而現在發現同樣署名者，確是一年內的事。

去冬，當我在天津的時候，收到崔萬秋君自日本來信，他說『白河週刊』上有我的作品，但我却沒有見到。而在差不多的時候，一個朋友拿給我看一張廣州方面的報紙上，也有署名『丁丁』的作品，其時，邱斌存君在廈門編華僑日報，他自己寫的『時代小丑蕭伯納』的一文裏，有一句：『丁丁兄在時事新報的學燈上說……』，我很奇怪，想我離開上海以後又出現了一個我嗎？及至今春又回到上海來，才知道，不但學燈上，而且各報的副刊上時有發現署名『丁丁』的文字，而以電影消息居多。有一天，我碰到一個朋友，他恭維我說：『老兄近來很努力，報上時常可以拜讀到大作。』我說：『沒有，我近來不寫稿，上海各報上寫東西的不是我。』他便說：『怪不得，我想你什麼也寫那些無聊的東西，文字也太不高明了。』我於是知道人家誤會的很多，正像邱君一樣，以爲是引用了我的話而把他的文章寄給我看。

上海幾家報的副刊編輯，我不知是誰，他們也不認識我，所以把署名『丁丁』的東西登出來，但學燈，聽說是湯增歌君編的，他和我原已認識，而不知

他是否知道是我？或者以爲是我？或者知道不是我而另外一個人呢？

近來，很奇怪的，各報副刊同時不見署名『丁丁』的東西了，而在天津的一個『天津商報』上又有了署名丁丁的東西，眞奇怪我到了一次天津，難道又在天津下了種嗎？而以此綜觀起來，似乎丁丁已經不止一個或二個，甚至有多個了。而丁丁究竟有多少，却是成了問題。頃見『微言週刊』第三期的『文壇進行曲』裏有一段：

『號稱浪漫詩人丁丁，由津回滬後，即任上海×報編輯。至在滬各報副刊發表文字有一署名丁丁者，眞名朱××，係無錫××之學生也。』

從這里，一個丁丁有了着落；而『微言』編者不知是誰？他所指『號稱浪漫詩人丁丁』不知是否指我？我也不得而知，不過鄙人却既不『浪』，又不『漫』，也不『詩』，只是『人』而已。（所以說是人者，因爲別乎『家』，『信徒』，『同志』等故也。）但還有幾個丁丁『眞名』是什麼都無從知道，也不能知道丁丁究竟有幾個，名字本來不過是一個人的一種符號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名字儘可隨意取，何必定要和人家相同呢？而且，就是要借用別人的符號作爲自己的符號，又何必定要找到『丁丁』兩個字呢？這點却使我有些疑奇。

雲裳

文壇消息

筆會近訊

筆會久已停開，因負責者星散，如徐志摩已死，胡適之，戈公振去國。留滬會員有蔡元培，葉恭綽，林語堂，謝壽康，邵洵美，宋春舫，傅彥長，張資平，徐蔚南，曾虛白，趙景深，虞岫雲，曾今可，崔萬秋，李青崖，傅東華，鄭振鐸，施蟄存，梁得所，章士釗，……等多人，張若谷則已於前月赴羅馬。本年世界筆會年會將在南斯拉夫舉行，各國筆會皆有代表出席，中國筆會由在歐洲之會員就近參加云。

文藝座談會訊

文藝座談會爲張資平，黎錦明，傅彥長，徐蔚南，胡山源，張風，龍榆生，招勉之，崔萬秋，明耀五，丁丁，曾今可，陳令儀女士……等多人發起，除作家聯絡感情外，並漫談文藝範圍內一切的問題，性質與筆會相似。但沒有筆會的拘束。該會每兩星期聚餐一次，上

月先後在福祿壽，雲記，新雅，會賓樓等菜館聚餐，除到各發起人外，新加入者有：林徽音，余嘉陶，黃天鵬，沙雷，嚴次平……等多人云。

作家自傳叢書

詩人邵洵美創辦之美術刊行社，請林徽音主編「作家自傳叢書；」計劃共出五十種，本年秋季開學期間可出五六種，已付印者有張資平，沈從文，巴金，盧隱……等之稿云。

又聞光華書局亦將出版現代中國作家自傳，曾於去年分函各作家徵稿，已交稿者有柳亞子，王獨清，魯迅，矛盾，白薇，孫俍工，謝六逸，徐悲鴻，高語罕，巴金，王禮錫，曾今可，豐子愷，熊佛西，洪深，章衣萍，許欽文，章克標……等多人云。

亞米契斯的第二部名作

一提起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凡曾經讀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崇敬他的作品的力量，同時期待着得讀他的第二部偉大的著作的。「過客之花」便是亞米契斯的第二部名作，在各國，已如「愛的教育」一樣的被熱烈地傳誦。前書是寫兒童的愛，這部「過客之花」是寫成人的愛。現由巴金譯成中文，祇售大洋三角，上海開明書店，作者書社經售。

「她是一個弱女子」被禁

郁達夫著的「她是一個弱女子」，內政部以該書內容描寫淫穢情節，違反出版法第十九條，禁止該書發行。

日本女詩人森三千代將來華

曾在巴黎出版有法文詩集之日本現代名女詩人森三千代氏，不久將來華游歷，已有函告知其上海中國友人。

新出版之詩集

新出版之詩集有邵冠華著「青春的哀歌」（草野社），沙雷著「心跳進行曲」（開明），李惟建著「影」（新時代），傅尚呆著「時間的大木船」（北新），趙征權著「野花集」（文友社），史輪著「白衣血浪」（泰東），……等。

「新詩代月刊」將出「詩的專號」

「新詩代月刊」將出「詩的專號」，已收到之稿有于賡虞，徐霞村，趙景深，徐仲年，虞岫雲，戚克家，何其芳，丁丁，邵冠華，拾名，何德明，孫佳訊，王一心，沙雷……等多人之稿，朱湘，邵洵美，梁宗岱，林徽音，朱維基……皆允作稿。並歡迎新詩人投稿云。

許晚成之近著

許晚成編民族人格鬥爭文選，民族鬥爭文學集二書為重慶中之好讀物，其所著人生問題討論集亦將出版云。

名貴的讀物

愛的三部曲（四版）　曾今可著　精平裝六角
法公園之夜（再版）　曾今可著　實價六角
草原故事（再版）　高爾基著巴金譯　實價四角
放浪記　林芙美子著崔萬秋譯　實價五角
櫻花時節　毛一波著　實價五角
秋夢　毛一波著　實價三角半
一個商人與賊　曾今可著　實價四角
前後五十年　博克著梁得所譯　實價五角
影（獻給廣陵女士）　李唯建著　實價二角
愛的逃避　曾今可著　實價四角
落花（再版）　曾今可著　實價三角
阿黑小史　沈從文著　實價二角
懦夫（即出）　沈從文著　實價四角
台灣的女兒（即出）　林疑今著　實價四角
兩顆星（再版）　曾今可著　實價三角
生與生之表現　盧劍波著　實價五角

從俄到魯迅　張若谷著　實價五角
陰影　高爾基著麗尼譯　實價六角
圖案文字集　錢君匋作　實價九角
無名作家專號　李青崖等著　實價四角
詞的解放運動專號　柳亞子等著　實價二角
小鳥集　曾今可著　實價四角
三個大學生　袁牧之著　實價五角
女友們的詩（再版）　虞岫雲等著　價二角半
新時代月刊第二卷合刊　一元二角
新時代月刊第三卷合刊　一元二角
動搖的情侶　路冰露著　價七角半
談情隨筆　路冰露著　價三角半
新生　程魯丁著　實價三角
野花集　趙鉦權著　實價四角
嗎嘮吶哩呀　陳希孟著　實價五角
笨拙集　曾今可著　（印刷中）

總發行所　武定路一九十弄六七號
上海新時代書局印行

歷史最久的純文藝雜誌！

新時代

第五卷·第一期

（七月一日出版）

一個新鮮的故事……葉鼎洛
玻璃房……黎錦明
望歲小農居日記……張資平
山上……曾今可
文藝雜論……毛一波
安娜……溫煒南
杜君曼……拾名
愛……黑嬰
醉翁之意……崔萬秋
東湖……褚問鵑
文學與個性……劉恨非
或人之家……吳廣路
榴蓮上市時候……溫梓川
石達開……王家棫
門……王沉
詩……威克家何其芳何德明等

已改十六開本
售價仍不增加
每册零售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特價

如與文藝座談
聯定祇收三元
書價請由郵匯
郵票一概不收